



冰心獎

获奖作家精品书系

# 抄襲往事

CHAOXI WANGSHI

徐鲁 翌平 主编  
冰心奖办公室 组稿



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



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 
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

冰心獎

获奖作家精品书系

# 抄襲往事

CHAOXI WANGSHI

徐鲁 翌平 主编  
冰心奖办公室 组稿

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 
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

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 
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



#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抄袭往事 / 徐鲁, 翌平主编; 冰心奖办公室组稿. —合肥: 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, 2012.7

(冰心奖获奖作家精品书系)

ISBN 978-7-5397-6088-9

I. ①抄… II. ①徐… ②翌… ③冰… III. ①儿童文学—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87.4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2)第 138355 号

BINGXIN JIANG HUOJIANG ZUOJIA JINGPIN SHUXI CHAOXI WANGSHI

冰心奖获奖作家精品书系·抄袭往事

徐鲁 翌平 主编  
冰心奖办公室 组稿

出版人: 张克文      选题策划: 姚 巍 阮 征      责任编辑: 姚 巍  
责任校对: 周 焱      责任印制: 田 航      装帧设计: 唐 悦

出版发行: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<http://www.press-mart.com>

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 E-mail: ahse@yahoo.cn

(安徽省合肥市翡翠路 1118 号出版传媒广场 邮政编码: 230071)

市场营销部电话: (0551)3533521(办公室) 3533531(传真)

(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影响阅读, 请与本社市场营销部联系调换)

印 制: 合肥华星印务有限责任公司

开 本: 710mm × 1000mm      1/16      印张: 8.75      字数: 130 千字

版 次: 2012 年 7 月第 1 版      2014 年 7 月第 5 次印刷

ISBN 978-7-5397-6088-9

定价: 15.00 元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# 目 录

M U L U



## ▶ 光阴的故事

- |         |     |     |
|---------|-----|-----|
| 校园三钱    | 林彦  | 003 |
| 雪落无声    | 谢华良 | 022 |
| 下雪了,天晴了 | 谢华良 | 030 |
| 牛渡      | 高巧林 | 035 |
| 抄袭往事    | 刘东  | 041 |

001

## ▶ 与动物为邻

### 静静的白桦林

——这是我童年的故事 格日勒其木格·黑鹤 051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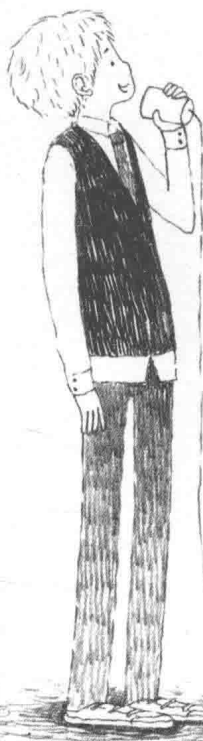
猫王 翌平 073

村庄里的领头狼 蒲灵娟 090

人·沙原 常星儿 097

最后一只雄鹰 老臣 109

最后一枪 毛云尔 119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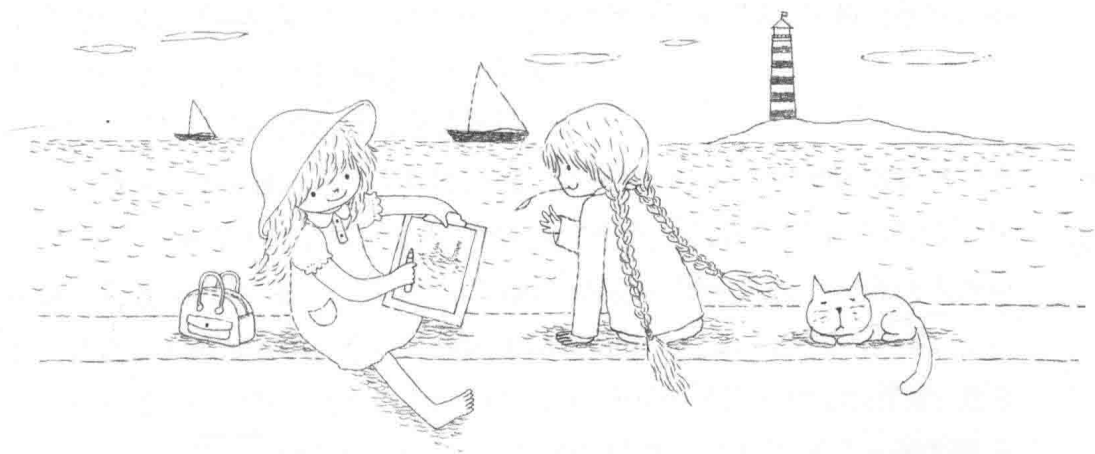
光

阴

的

故

事





# 校园三钱

林彦

校园三钱,是三个姓钱的人:钱受益、钱咏冰、钱满意。

校园三钱不是一家人,甚至往来很少,很难扯到一起。我把这三个人合称“校园三钱”,只是因为他们都姓钱,都曾经在栖镇中学留下过一段往事,或者说他们在我的记忆中收藏在同一页里。

## 钱受益

钱受益是栖镇中学最老的教师。

栖镇中学是一所很大的学校。空旷的围墙抱着十几排教室,外加几十棵怎样排列也难以成林的梨树。围墙内没有一幢两层以上的建筑,梨树也是独特的矮,歪着、盘着、弯着、蹲着,没有一棵挺拔的。

——比较引人注目的高度是钱受益老师。

钱受益瘦而挺拔。一丝不乱的白发,老式的眼镜,一个很宽阔很智慧很沧桑的额头,拼凑成一个很像老师的老师。他似乎有一点洁癖,衣服洗得发白,穿得特别爽洁、特别严谨。钱受益在校园里永远是独来独往的,不和任何人掺杂在一起走。如果嵌进国画里,应该像一棵孤寒的松,或者一株竹、一只鹤。

钱受益年轻时在一所知名大学做过讲师,青春曾经作过短暂的燃烧。后来命运就比较曲折了,曲折的结果是蹲在偏远的栖镇中学教书,而且一蹲就是三

003



抄  
袭  
往  
事



十年。

栖镇人很少知道钱受益属于哪种专业的教师。他教课较多的是高中语文，但也教过政治、历史、地理、数学、英语和生物。除了物理、化学，高中文理科的课程他几乎可以大包大揽来“一锅大杂烩”——但是，你还不能用“杂”来概括他的学问。

1985年，栖镇中学分来一位时运不济的大学生刘，华中师范大学地理系毕业的，安排教高二年级的地理。在名牌大学昂扬了四年，一朝委屈到小镇蹲着，大学生刘难免攒了一腔不平之气，终日在校园里游来荡去，课讲得随心所欲。有一堂课竟旁若无人地拖堂近半个小时，把准备上第二节语文课的钱受益晾在了教室门口。钱老先生敲敲教室门以示提醒，也毫无反响，只好端端正正地竖在门口听刘讲课，逗得学生们捂嘴发笑。好不容易刘宣布下课，他忽而亮出一个暂停的手势：“等一等，你的洋流图画得不够准确。”钱受益跨上讲台，把大学生刘扔在黑板上的内容擦得干干净净，再背向学生拈笔从容一画，一幅世界洋流图跃然而出，讲台下的眼睛顿时迸出一片惊叹号！钱受益又极熟悉地标出大陆板块的经纬、植被、洋流、渔场、矿产……甩开课本重新讲解刘讲过的内容，条理分明、详略得当，余音未歇、掌声满堂！讲完一算，仅二十分钟。钱受益这才掸去袖口的粉笔灰，对愣在一旁的大学生刘说，台上一分钟，台下十年功，讲台上的时间是神圣的。

大学生刘由此深深折服，由此和高中生一样尊称钱受益为先生。先生，是钱受益在栖镇中学享受的特殊待遇，补偿着他二十多年被湮没的辉煌。

钱受益先生在栖镇中学的境况是比较奇特的，他的学问令人钦佩，但学生的考试成绩一般，尤其是作文成绩很不漂亮，高考从来没蹦出一个期望中的分数。应该说，钱受益是极其看重作文教学的。他布置的作文篇数很少，每学期三篇——你可别高兴得太早，如果说钱受益的语文课是一杯茶，大半苦味就泼在作文里。一篇作文交上去，他逐句批改，文辞畅达的画红圈，语句不通的勾红线，然后就作文的立意、结构、修辞给予总评。一篇作文，他精雕细琢，洋洋洒洒

评析数百字,也不足为怪。作文回到学生手中,本本浓圈密点、“山花烂漫”,不像别的老师批作文,十篇作文九个“阅”,一阅了事。按规定,学生还得根据他的批改,剔除病句,将作文重新剪裁一遍。如果修改不见起色,再写三遍、四遍。寒霜烈日几经过,三篇作文至少要填饱三个作文本。钱受益常说:“作文最忌懒驴拉磨——原地转圈,批改作文要让学生明白这地方为什么要修改、怎样修改,写一篇就进一步,不然,十篇作文一般面目,与不动笔又有何异?”

他尤其注重培养学生的语言个性和想象力。我念高二时,记叙春游,开头照例是“百花盛开,万紫千红……”钱先生旁批“作文不是数学公式,请写出你眼里的春天”,便修改为“小河冻醒了,这是春张开的睡眼”,批注是“大有进步,但这是早春,不宜记入春游时节。”几经斟酌,改出第三稿:“梅花落的时候,熄灭了冬季;杏花开的时候,燃烧了春天,花是四季的灯。”这回批注没有了,只画了一个满意的红圈。

篇篇作文如此锤炼,钱受益经常要忙到深夜。午夜伏案,灯寒月寂,读到文辞畅达处,钱受益时而情不自禁大声诵读,眼含微笑,面色红润,抑扬顿挫,形同半醉,仿佛天地间别无他物,只有他改出的字字珠玑的好文章。根据这个形象,有个调皮的学生出过一则灯谜,曰:“待到山花烂漫时,他在丛中笑。(打一人物)”

然而,钱受益栽培的烂漫山花是开不到毕业班的。他提倡的创造力想象力个性化的作文,一撞上统考会考抽考高考就垂头丧气败下阵来。阅卷老师对这些作文的意见五花八门:“不合逻辑!”“夸张离奇!”“修辞不规范!”“病句!”……

钱受益的同事蔡求实老师很会应付作文考试,蔡老师讲课,照本宣科,味同嚼蜡,升学率却年年行情看涨。他搞作文很对考试胃口,议论文、说明文、记叙文各拿几篇样板。议论文一律要先点题,后分析,三论证,四总结;记叙文呢?统一的杨朔模式,写老师先歌颂蜡烛,写劳动人民先赞美蜜蜂。几套公式一搬,年年会从考场上捧回一片趾高气扬的分。为保障升学率,栖镇中学每年都安



排蔡老师镇守毕业班，从严把关。钱受益两年培育的烂漫山花，一交到蔡老师手中就迅速枯萎。钱受益每每痛心疾首，找校长大发牢骚，说：“如果听任新八股文扼杀一代青少年的个性和创造力，我们搞教育的就是罪人啊……”校长曾是钱受益早年的学生，并不认真与他辩论，只是含糊地打哈哈：“我二十多年前就听先生讲课，深知先生教学精深，茶中君山、酒中茅台嘛。但是、但是……”“但是”后面的话每次都省略了，钱受益依然只能在毕业班的禁区外奉献他的茶中君山、酒中茅台。

除去教书，钱受益的生活几乎没有什么内容。他是一个孤傲的人，没有朋友，没有子女。钱师母性格恬淡，言语极少。钱受益在栖镇中学西角的小宿舍蹲了三十年，一直独来独往。他的居室内只有几柜整洁的书，几件过分洁净的家什，门前一架不挂果的青藤，还有两盆不开花的老梅。苔痕上阶，草色入帘，就是听不到第三个人的脚步声。钱受益确实像松、像竹、像鹤，但始终是一棵、一株、一只。

钱受益不抽烟，尤其不能沾酒。他有一个很怪的毛病，一沾酒全身立即红肿发痒。他的爱好归纳起来有两点，一是围棋，二是吃茶。钱受益酷爱围棋，但很少与人对弈。他爱看人下棋，不管棋手是国手还是臭棋篓子，他观棋不语，可以痴在一旁看几个小时，仿佛镶在棋盘边的一盏路灯。无棋可下便翻翻棋谱，多是趁暑假借一地藤荫靠着躺椅，翻阅吴清源、坂田荣男等大国手的棋谱。一卷棋书消长夏，常常是看得恬然睡去。吃茶，是钱受益参悟棋理时的习惯，说是可以醒脑清神。他的茶叶都是很苦很便宜的雨前清茶，从来不泡水喝，全是在躺椅上像吃点心一样吃掉了。

钱受益曾有过一个围棋对手，是他的学生，叫盛德惠。我没有见过盛德惠，盛德惠早我四年在栖镇中学毕业。依据传闻，我对盛德惠的想象是瘦瘦高高，全身上下绷着很见棱角很倔强的线条。栖镇是江北围棋之乡，盛德惠的伯父是栖镇围棋高手，盛德惠十岁时棋艺就超过伯父，在镇上难觅对手。他上课的时间也用来偷偷打谱，虽然智力过人但学业中下。念高一时，钱受益找盛德惠订

了一项协议，两人对弈一局，如果盛德惠胜，钱先生任其在课堂上打谱参棋；若钱受益胜，盛德惠一年内专心听课，保证成绩跃入全年级前五名。

盛德惠爽快应战。双方交手，盛德惠擅长打劫，攻势凌厉。钱受益的棋招如行云流水，轻灵飘忽。一局终了，钱受益执黑胜出四目。盛德惠遵守协议，一头扎进课本，高一学年结束时，总成绩跃居全年级第二名。念到高二，重新向钱受益挑战。钱受益将协议有效期延长一年。再度交手，钱受益胜出两目。盛德惠默然半晌，又如约捡起课本。高三，成绩已稳居全校第一。这一年他和全班同学均被蔡老师接管，仍不放弃向钱先生挑战。钱受益提出了前提条件，盛德惠若告负，必须考入全国一流大学。三度过招，钱受益猛地感到对手的棋路神出鬼没，妖刀闪烁，已无法从容应对。双方争斗激烈，行家一望，可谓棋盘烽火高达三千度。黑白两路棋头形拼命高昂，争夺天王山，为争先手不惜弃子自戕。钱受益吃掉半包茶叶，终究是胜出一目。终局，盛德惠伏在棋盘上放声大哭。

盛德惠最终考入复旦大学。赴上海之前，他特地向钱先生深深鞠了一躬，说：“我就不向先生道谢了，等圆了另一个梦，再说声谢谢。”钱受益平淡地点点头，说：“我等着你。”第二年暑假，盛德惠重回母校，已是上海高校业余围棋大赛冠军。从不待客的钱受益欣然备了米酒、熏肉、茶干、蜜瓜，盛情款待。师生二人在青藤下重开棋局，盛德惠饮酒，钱受益吃茶，一局棋下了整整两天，钱受益仍以半目优势获胜。

推盘分手，盛德惠说：“明年再战，我决不会负于先生了。”钱受益还是淡淡地一点头——我等着。

可是，明年，盛德惠不能再来了。暑假结束后，盛德惠于返校途中遭车祸，一个即将圆满的梦被撞碎了。钱受益闻讯后怅立良久，抚着棋盘在青藤下凄凉独坐，坐了一个夜晚。

钱受益从此不再下棋，棋名却越传越响。时有棋手慕名而来，钱受益闭门谢客。校长有意开设课外围棋讲座，邀钱先生主讲，遭婉拒。

一晃又是三年。1988年，钱受益执教高一（4）班，班上有个叫胡恒的学



生,喜欢玩围棋。胡恒的父亲是县建筑材料公司的总经理,很有钱。胡恒眉清目秀,长相十分英俊,全身包装尤其气派,在校内统率着几个有钱或羡慕有钱的学生,人称“衙内”。衙内时常闯闯中学生的禁区,比如找一个女生包场看电影,背着班主任组织同学逃课春游。他不在乎批评,更不在乎罚款,看到人被钞票支使着,是一件很有趣的事。胡恒混到钱受益班上,竟冒出一个很刺激的念头:他一定要让钱先生再下围棋。衙内下棋只是玩玩的程度,不能重复盛德惠的挑战法,但他有自己的方式——拜师,请钱先生下指导棋,是有偿指导。

钱先生找他谈了一回心,说:“与学业相比,围棋是小技,当年与盛德惠对弈,用意无非是促进盛德惠的学业。”

胡恒反问:“先生听说过哪位国手的收入会比一个学者低吗?下棋和念书的最终目的都是为了支配更多的钱,我为什么不能选择想走的路?”

钱受益摸摸霜鬓,风趣地答:“我们也可以订个协议,如果你用钱给我买回三年时间,我就教你三年围棋!”

几天后,县建材公司开来一辆蓝鸟轿车。一个精干的秘书专程给钱受益送来一封信,还有一个厚实的红包。信是胡经理写的,大意是久仰先生大名,拜托先生指导胡恒下棋,送上酬金若干,等等。

钱受益略加思索,挥笔在红包上写道:“工夫既在棋外,下棋哪有功夫?”交秘书退回。

围棋,依然不下。

1989年,秋。执教三十六年,钱受益该退休了。按理,退休前的半个学年,是可以不上课的,但钱受益执拗地要上满最后一堂课。10月27日,钱受益照常准备上课。讲完这节课,就要告别站了三十多年的讲台,告别呛了三十多年的粉笔灰。钱受益郑重地承受着这一天,他穿着笔挺的黑西装、雪白的衬衣,还打着领带,爽洁得一尘不染。

课前一刻钟,他走进办公室,忽然怔住了。办公室里悄无声息,他的办公桌上竟放着一束鲜花、一杯牛奶和一张贺卡。贺卡上写了两行端庄的楷书——老

师,让这束花这杯牛奶代表我们的感谢!祝您身体健康!晚年幸福!

钱受益捧着贺卡念了一遍,又念一遍,声音渐渐地哽住了。他摘下眼镜擦了擦,感动地端详那束康乃馨、马蹄莲和那杯牛奶。端奶时,他的手又缩回来,孩子似的郑重地整了整衣装,才颤抖着把手伸向牛奶……

十分钟后,新分来的实习老师小唐走进办公室,像被什么东西烫疼了,闯出来大嚷大叫,搅得栖镇中学像一串乱蜂窝。等待钱受益上课的高二(4)班全体同学都拥到办公室门口。这群学生里就有我,我拥在人群里看见钱受益先生歪在椅子上,脸像一张揉皱的白纸。他的右手无力地摊在办公桌上,离那杯牛奶只有几厘米。

校医从人群中挤进来,听听钱先生的心脏,又看看瞳孔,什么也不说,一下子瘫坐在地上。

钱受益终究没有上满最后一堂课。因为极度兴奋引发心肌梗死,就那么骤然地去了。

在一群呆若木鸡的学生中,我听到胡恒第一个哭出声来,哭声怪怪的,像冬日里一只乌鸦涩涩的鸣叫。

钱受益先生葬在栖镇中学西侧的梨树下。墓里伴着一份陈旧的教案、一副光润的云子围棋、一包雨前清茶。

1995年的一个傍晚,我的眼光掠过一张过期晚报时,忽而捕捉到一个熟悉的名字。那篇短文是一个用工资购了一万册书捐给母校的同学写的。他写道:我已经在一个不敢抖开的包袱下喘息了六年。六年前,我预谋着报复一个羞辱过我的老师。等他退休前的那天,我玩了中学时代的最后一个游戏,给他准备了一杯兑了酒的牛奶,扮成礼物送给他。他有一个公开的秘密,沾酒就全身发痒。我期待着他在最后一堂课上出尽洋相。可是,他没有给我机会。他竟用生命修改了这个游戏的结局,把我的恶作剧当成了爱的暖流,然后在暖流里倒下了。我什么结局都设计过,就是没料到一个那么孤傲的人竟承受不了爱的轻轻一击……



我的目光被烙疼了，眼前又浮现出钱受益先生临终前的表情。在无限的痛苦中，他的嘴角竟藏着一丝欣慰的微笑。合上报纸，我只感到眼前一片空白的黑，感觉一轮满满的夕阳轰地从地平线上塌了下去。

这是天地沉默了六年后的叹息。

## 钱 咏 冰

钱咏冰是一个很乖的女孩。

钱咏冰上中学前住在栖镇永和巷。永和巷是一条很老的巷子，歪歪斜斜、拥拥挤挤像幼儿搭的积木。夏天的阳光逼着小巷照一整天，也插不进巷内边角角。小巷深、黑、暗、潮，如一幅黑白照片。住在这条巷子里的人大多不太富裕，钱咏冰的父母是其中之一。

钱咏冰童年时的最根本的特征就是乖。她的课余时光是在一高一矮两个竹凳上度过的。竹凳摆在巷口——这里的光线亮一些。钱咏冰经常静悄悄地趴在凳上做功课，或者择菜剥青豆。钱咏冰剥过很多年的青豆，她家里不知为什么有那么多的青豆可剥。偶尔，巷内会有一个男孩进出巷口时把竹凳绊翻，剥好的青豆欢跳着撒了一地。男孩是故意的，他从四岁时就反复玩这个游戏。钱咏冰从不大吵大叫，她只是毫不理会男孩的存在，耐心地捡起地上的豆子。男孩无奈地打个口哨。泡泡糖、跳房子、红气球，这些阳光灿烂的色彩在钱咏冰的童年似乎总是一闪而过，和她开玩笑的内容只能纠缠在青豆上。

钱咏冰是在十岁那年迁出永和巷的。巷子随后推倒重建。很多年后，永和巷给人最后的印象，依旧是一条很老很暗的巷子，还有巷口一个很乖的女孩。

念到中学，钱咏冰跨过了用“乖”来形容的阶段，在旁人眼里就变成了单纯——还是一个成长了的“乖”字。

跨过“乖”字的钱咏冰喜欢穿黑色的长裙，长裙古典而高贵。一袭黑裙，一肩柔黑的长发，颀长的钱咏冰像一只黑天鹅，日日从栖镇掠过。不过，这只天鹅从不回盼她看到的男孩。

男孩们和钱咏冰之间隔着难以填补的空白。包括“衙内”胡恒也曾在钱咏冰手下栽过一回。103宿舍的男生以一箱啤酒与胡恒打赌,赌他有没有办法让钱咏冰正眼看他一眼。自习课,胡恒坐到钱咏冰前排,目不转睛,火辣辣盯着钱咏冰45分钟。钱咏冰全无反应,连从容镇定的表情装饰都没有,静静地看书复习。下课铃响,“衙内”的目光彻底崩溃下来。

第二天,钱咏冰从笔记本里拈出一张梦巴黎歌舞厅入场券。梦巴黎是栖镇档次最高的歌舞厅,入场券不是寻常男生买得起的。钱咏冰既不退还也不撕掉,随手往旁边的课桌上一扔了事。旁边的一名男生王开发现意外的收获,以为是钱咏冰的邀请,如获至宝,傍晚兴冲冲赶到梦巴黎,与同样兴冲冲等候的胡恒碰了一鼻子灰。

为此,钱咏冰得到一个长长的外号,叫“不可开垦的冻土”。后来,胡恒为便于推广,又简化为“南极”,在全校叫得很响。

钱咏冰习惯把生活的色彩过滤得很纯,纯得让别人注视自己的眼光里只有一种内容。论外表与气质,她都称得上美丽,美丽的女孩通常最让老师不放心,但老师是放心她的,大半是因为她那种很符合老师期待的单纯。

有一天,她收到一个挺沉的邮包。

邮包,是一个叫奕的男孩寄来的。奕是她童年的邻居(就是经常绊翻她的青豆的男孩),念小学还同过桌。永和巷拆迁后,奕随父母搬到了南方一个遥远的城市。

打开来,里面是一个椰雕娃娃,一盒南国红豆,几片海滩边拾的贝壳,两袋椰蓉糕(这些都是海南特产,是可以嵌进诗歌中吟唱的礼物)。

还有,一张风情别致的照片,是奕迎着海风奔向天涯海角拥抱大海的形象。对于足迹只囚在这个江北小城的她而言,这幅照片是很诱人遐想的。

随邮包寄来的,还有一封信。

信写得很简单:暑假里去了一趟海南岛,带回这些小纪念品,寄你作纪念,请查收。





面对打开的邮包，她第一次不知道怎么办。

退回去？奕并没有表白友谊之外的东西，凭空给人难堪，对不起童年那段记忆。

那么留下纪念品，是不是等于回答了什么？承诺了什么？

几经犹豫，钱咏冰还是把邮包的大部分内容上交给班主任过目，请示该怎么办。

“该怎么办呢？”老师满怀爱护与期待地反问她。钱咏冰嗫嚅了一下，有点轻松也有点怅然地回答：“还是——退回去吧……”

邮包被退回去了，只是她留下了未让老师过目的那张照片，还有一片贝壳、一粒红豆。

随后，又有一包书邮来，又有几张精美的明信片邮来。每样东西钱咏冰都抚摩了一阵，然后经班主任或父母过目，在他们赞许信任的目光里，让收发室贴上“已搬迁，新址不详”的条子，退了回去。

从此，再没有邮包，也没有信来。日子没有情节地悄悄掠过。这个结果是钱咏冰所需要的，但承受在心头又有些空落落的，觉得对不起奕，同时觉得自己可能把一些纯净的东西也生硬地滤掉了。

或许，应该回封信？这个念头也曾经闪现过，但感觉到父母和老师信任的目光，又只能允许那种情绪在心头闪一下而已。

奕的那张照片，钱咏冰一直夹在一个很精致的只给自己看的笔记本里（许多女孩都有这样一个笔记本吧）。说不清为什么要留下这张照片，也许只是希望青春能够藏一笔令人满足和安慰的色彩。

但照片还是被发现了。母亲在收拾房间时抄出了那个笔记本，还有红豆和贝壳。父母觉得钱咏冰单纯的世界开始被这些东西弄得令人担心了。母亲决定把发现的秘密交给班主任，希望班主任配合家长把照片的影响从她生活中处理掉。母亲干这件事非常郑重，和班主任详细商谈处理的方式，他们如同两位科学家在研究怎样填补南极上空的臭氧洞。这正是钱咏冰即将被列入“县三